

去考试的四个人都没考上，而总政话剧团的一个孩子考上了，没必要逼她转业，我们应当为部队留住人才。就这样我转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。毕业时，我和李晓军被分到八一厂。但后来，我意识到在八一厂创作会有局限，因为作为女导演，我想拍情感戏，而他们要拍的是钢铁长城般的意志，要拍战争片。当时我很郁闷，正好那时张艺谋、张军钊、陈凯歌、何群他们毕业找不到机会。这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韦必达向他们伸出橄榄枝，说：“你们到我这里来，给你们一部戏让你们拍，你们随便挑。”

他们就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了《一个和八个》。这片子一拍出来，整个中国电影界都轰动了。影片放到我们这边时，我去看了，当时看得热血沸腾。旁边有些年纪大的观众却拍案而起说：“什么破电影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”说完呼啦啦走了。后来又放映了第二部《黄土地》，简直让我痴迷，我觉得太棒了！电影语言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中国电影从未达到过的高度！

## 从八一厂导演到 广告公司经理

《新民周刊》：1984年，你执导了反映军队女性情感生活

的探索性故事片《女儿楼》，怎么会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？

胡玫：此时邓小平同志正提出解放思想，起用年轻人，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。八一厂这边萧穆厂长找我说：“胡玫，我们现在让你带头成立一个青年摄制组。”机会就这么来了，真是天上掉馅饼！那时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，会计都是团级，而我只是个排级，要是按资历排辈，怎么会轮到我来拍电影呢？

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时李晓军告诉我，他找到一篇特别好的小说《女儿楼》，他觉得不错，很适合我。我看了这篇小说，作者是丁小琦，她父亲当时是沈阳军区的宣传部长。丁小琦特别有才华，她写的处女作就是《女儿楼》。然后我就和李晓军一起把它改编成了电影，由我们两人联合执导。接着我们又拍了《远离战争年代》这部片子。当时被国外影视界注意到，作品被选到国际电影节去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曾经获得去法国留学的机会，但后来没去

成，从八一厂出来成了个体户？

胡玫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了意大利的萨尔索国际电影节。虽然是个小众电影节，但选片人马可·穆勒说特别喜欢这个片子。还有当时的巴黎电视台台长杜阿梅（马可·穆勒前妻），他们两人把我带到了意大利。

在意大利我结识了法国人类学电影家协会主席，他很欣赏我，他给我一笔法国的国家奖学金，让他的秘书到中国把我接到法国去留学。我要去法国的话，我就要从八一厂转业，涉及军籍问题。我写了很多封申请信，最后把事情说清楚了，他们才放我走。

可是后来发生了些变故，我留学的事黄了，没去成。我也没有了单位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又去找八一厂。当时副厂长拍着桌子对我说：“我们八一厂也不是大车店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！”太没面子了啊，我想算了，那我就走吧。

这样呢，我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早接触社会的个体户。当时我的同学什么的都还在公家的单位呢，而我就没单位了，我就开始担心，哎呀不能生病，因为生病了要花钱去看病，不能生病！我还想，我得挣钱，这是我第一次对钱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出于无奈，我成立了一家广告公司，之后做了10年的广告公司总经理。

我和歌手苏小明小时候是

下图：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课上，胡玫和耿晓震在表演。

